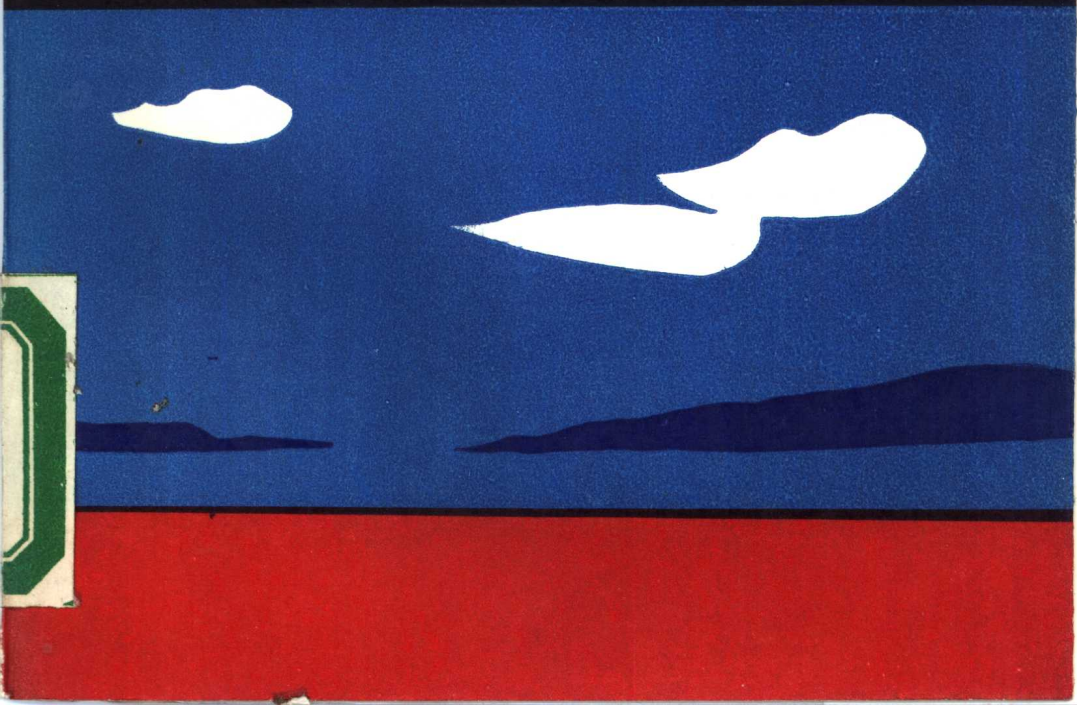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作家丛书

# 洞天

李贯通



504783



当代作家丛书

# 洞天

李贯通



洞 天

李通贯 著

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 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)

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75印张 2插页 218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4250册

ISBN7-5059-0077-3/I·50

---

书号：10355·1077 定价：2.5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老 河.....    | 1   |
| 琵琶一号.....   | 23  |
| 黑风口.....    | 44  |
| 洞 天.....    | 49  |
| 驶出冤家巷.....  | 78  |
| 第二十个深夜..... | 97  |
| 白 光.....    | 122 |
| 夜的影.....    | 138 |
| 琵琶镇上.....   | 205 |
| 月媚人.....    | 273 |

## 老 河

琵琶镇的集市罕见的早。外来人常以为这个镇上的人在作每天一次的梦游。凌晨一点多，有时刚过了十二点，市场上便人影幢幢、买卖兴隆了。那里灯火上下左右，参差错落楞楞地撒了六里长。恍恍的灯影，浓浓的水气，不仅使买卖人模样朦胧，整个夜市的声音也颤若游丝了。微山湖的男人是铮铮的汉子，女人也性直气粗，少有人细语柔声。唯独在这早市上，一个个深藏内敛。“这火头鱼咋卖的？俺哥。”“一块八，俺哥。”“卖九毛多好！九毛我一篮子挎了。”“拦腰砍？俺哥你忙去吧！甬崴了脚。”“嘻嘻，一块八你晾着吧，嫂子在家，门关好啦？”……这样的讨价还价孱弱缠绵，甜滋滋的。最动听的是卖粥卖油条煎包的吆喝。他们的鼻音很重很重。“喝碗热粥噢——”要拐四个弯，每个弯里都会缀了露水的，要腴腹望星，唱戏似的余音不绝。也还有女人的纤巧的笑，总把夜市的灯光和汉子的眼睛拨得一亮一亮。偶尔也有惊诧。有一次一个女人偏偏低提了篮子，里面的鲜鱼偏偏有一条蹦出来，迎接它的偏偏又是炸粘糕的热油锅。

集市处在镇中的运粮河西沿。市场东侧泊满了大大小小的船只。每天的这个时候，几万斤鲜鱼鲜蛋装装卸卸，成百的鱼贩子由运粮河驶出，到沿湖的县城赶早集。船上乱而不忙的咚

咚声，又给夜市奏起欢快的打击乐。

“烧鸭！烧鸭——”

烧鸭户郭云猛的叫卖尽管节奏匀称，还是令妇孺鄙弃与耻笑的。他的嗓门很粗，如塞了湖草，从缝隙里挣扎出一绺气，嗡嗡的，又是怯怯的，是地道的哭丧腔。他的样子使人发疹。两腿似乎无力打弯，两截枯木一样，两脚不得不时时贴着地，半天一蹭，半天一蹭。每一步都象在作最后一次冲刺，都有猝然扑倒、寿终正寝的征兆。他来了，所有的摊贩都下意识地守护好自己的生意。然而他总不倒。他的鞋底不断地砸上新的轮胎掌子。无论怎样的黑夜，他总象在闭着眼，幽灵一般在黑魃魃的人群里蜿蜒蛇行，不曾碰倒过谁，不曾被谁碰倒。

他无须睁开眼，只要沿着这条河。

他生得五大三粗，一副死相。五十九岁的人比九十五还老态龙钟。然而他总不死。

他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。红日西坠，他从鸭船上买回几十只野鸭子。夜里七八点钟，他要择净鸭毛。他全靠鸭毛赚钱。黑线头似的绒毛很费工夫，要等水半开的时候，把鸭子放进锅里。他的两眼这时就睁开一条深深的缝：他瞅准鸭爪子一收缩，便提出来，栗子色的大手一搓，绒毛就干净了。遇到难对付的老鸭子，他的嘴只好叼一只爪，左手扯了头，右手操起剃头刀刮上一通。八点到十点，他在灶门口睡觉。身下是焦干的苇杂子，还有芦花。他的妻子死后，他从来都是在地铺上睡。十点，他起来点火，苇杂子毕毕剥剥，火光在他脸上肆意地涂抹着。只有在这时，他的蜡黄的脸才变得通红。他原来五官很端正，很英武，这是他的密密的皱纹与乱糟糟的褐色胡须掩饰不住的。肉香在渐渐地飘散，渐渐地浓郁，从门窗流泄出去。将



近一点，一锅鸭子煮成赭石色，鸭汤稠得象油。他在那个硕大的荆条篮子里铺上层荷叶，将控了汤的鸭子放进去。尔后，他擦了几遍她的骨灰盒，就出了他的小院，从琵琶镇也是运粮河的最南端北去市场。热气缭绕着他，篮子里控出的汤水悄悄地湿了裤子。直到东方有了鱼肚白，集市散了，留下星星点点的小鱼小虾，一堆堆的茆草，一张张的烂荷叶。六里的市场，由几个卖青菜的老头守着。而镇上的那条又窄又长的扁担街，这才慵慵醒来，哐哐咣咣地打开了一扇扇门。运粮河天一亮就复归冷清了，只有郭云猛的叫卖从夜的星光中延续下来，直叫到夕阳西下。

“烧鸭！烧鸭——”

他的身后跟着那条叫拣拣的黄毛母狗。夜市里不易看到它。它是琵琶镇最丑陋的狗，身子奇长，四肢奇短，一只眼皮烂开个三角的豁口，每个角都堆着眼屎。有了它这个伴侣的映衬，他尤为卑琐、肮脏。他的人缘坏得不可收拾，无论谁都不屑于同他交谈。谁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，谁也可能怀疑他的头只是一个空壳。他甘于走他的路。他五岁的时候就走着这条路，扯着他父亲的衣角。他相信他今天的每一步都和父亲的足迹吻合，他的叫卖每一声都和父亲的共鸣。他九岁时父亲就死了，留给他这个烧鸭篮子，留给他脚下的路，留给他永不会忘记的运粮河的传说——他多为这条河惋惜！

琵琶镇是微山湖里最大的镇子，南北六里，一周是水。镇中的运粮河是隋炀帝时代挖成的，是最早的大运河。后来，有了湖，大运河又几经改道，这六里的一段就被远远地遗弃在镇中了。镇上曾有几十家粮行，人们俗称这条河为运粮河。琵琶

镇的人知道这几年有不少的作家考察古运河，然而哪一位作家知道这里藏着最古老的一段？琵琶镇的人对作家们不屑一顾，他们为自己的运粮河而骄傲！这条河里曾有过浩浩荡荡的龙舟，有过微服出访的帝王的小船。老人们还知道祖上留下的一句话：圣驾南巡免经过州县地丁银十之三。郭云猛四岁的时候，就跟目不识丁的父亲学会了康熙在这儿作的对联：

皓月当空反托罗盘窥地理  
荷花出水倒提朱笔点天文

琵琶镇的人不能不知道这副名联！那年，一艘贩瓷器的江南的船来了，船主撕下贴在郭云猛家墙壁上的这副对联的一角，为孩子擦鼻涕。十岁的郭云猛一只烧鸭扔出去，打在船主的脸上。运粮河边的老人拍手称赞！……他特别觉得有味的是乾隆下江南的传说。那是个迷人的夜，运粮河蛙声如鼓，乾隆嫌它噪耳，顺口说道：“能不让它们叫就好了！”神奇出现了，运粮河顿时静下来。运粮河的青蛙再不会叫。琵琶镇一代代繁衍至今，谁也没听到过青蛙叫。人人都在这个神秘的色彩里得到自豪与欣慰。徐州来的布贩子嘲笑琵琶镇的人愚昧无知，疑神疑鬼，还胡说运粮河的青蛙死绝了。人们受不了这样的侮辱挑衅，把他打了个鼻青脸肿。十几岁的郭云猛摸上一只青蛙，让那位布贩子给它作了揖才宽宥了他。相反，外来的乞丐，只要背得出那副名联，琵琶镇的人就会格外慷慨，相待如宾……

运粮河比不得往昔了。与两沿的八十多座新式小楼同时建立的，还有二十多个厕所、四十多个猪圈、几百个水貂笼子，还有十多个垃圾堆。琵琶镇的污秽全都流进河里。河的水边上烂苇废纸，鱼鳞果皮，挤得结结实实，上面附着了一层粘粘的



臭水沫。清清的河水成了醋色，不能饮用，不能洗衣淘米……

他的眼泡略略发烫，眼前的金黄色愈加浓重。太阳高高地升起。他一步一蹭，领着他的拣拣，矢志不渝。他的生意并不好。他的烧鸭最干净，味道最美，他还是要熬上一天才能卖完。正值晚秋。他的破袄被夜露打沉了许多，光光的头也被打沉了许多。他感觉舒服，运粮河边的露水打湿的，再由运粮河边的阳光晒干它。

河东的小学里响了钟。放鸭圈般地挤出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。有几个和他擦身而过，对着他和拣拣的背影叫着：

甜秫秸，甜着哩，

没有媳妇难着哩！

他眼泡上的皱褶悸动一阵。河边有大人在漫不经心地笑。

“烧鸭！烧鸭——”

一个粗大的阴影抚抚他的脸，眷眷移去。这是运粮河边、也是琵琶镇最老最大的槐树。远望琵琶镇，烟波之上的一道青黛色的堤坝，老槐树就如一冠绿云，浮在坝上。历经沧桑，它依然挺拔碧透。树身上常见的红红绿绿的广告、海报被揭下，树和对面的小楼之间悬起一道过街横幅标语：热烈欢迎老山前线英雄报告团。引得许多人虔诚瞻注。每每经过这老槐树，他就不自觉地空空咀嚼，空空吞咽……

那个凌晨的雾是咸腥的。琵琶镇老迈而畏葸。运粮河的北方响起隆隆的机轮声。飘着膏药旗的汽艇上，矮敦敦的小队长同六七个鬼子呜哩哇啦地比手划脚。河的南端，一团小小的绿草堆悄悄向北迎上，草堆里露出两杆胳膊粗的鸭枪。郭云猛俯在枪艄上，眼光穿透草堆。陡地，砰砰几声巨响，汽艇上的鬼子

倒在血泊里。岸上枪声大作，碉堡里的探照灯鞭子一般乱抽，巡逻的鬼子严密地搜索。枪膛就要沉下去了，他机警地爬上了枝繁叶茂的老槐树。他不得不在树上躲了三天。他这个五大三粗的年轻人受不了饥饿，盘在树杈上吞咽着槐叶。他不能弄出一点儿响。近身的槐叶吃光了，就啃着那苦涩的皮。他全身浮肿了。再这样坚持下去，从槐树上掉下的将是一具死尸。深夜，他抓住一个机会，纵身跳到河里，清甜的河水偿还给他青春的活力。他真幸运，骤雨般射向河面的子弹竟没有把他送进地狱……深深的芦苇荡，挂起一面鲜红的党旗。人们等了他个半小时。他成了个血人，从他的小胳膊上递过三支步枪。他碰上三个鬼子侮辱渔家姑娘，一场血拼后，他利索地削下了他们两腿间的脏物。而他的背上，刻下了虎口长的刀伤。他抹了湖泥也不能止住血，一群苍蝇疯狂地叮逐。血在嘀嗒着，他对着党旗举起了拳头。

他的英名同运粮河、同琵琶镇、同微山湖一样响亮了。鬼子投降后，镇上五六个辈份最高的长者，要叫他坐在太师椅上，用竹篙抬着也在镇上转几遭。河南端他的小屋里，空无一人。他爬上了老槐树，看看被他啃光的枝条发怔。

后来，他成了副区长，那年他二十岁。

二十二岁的秋天，他结婚了。琵琶镇大红大紫，喜气洋洋。他的家门贴上了人们最喜爱的“皓月当空”那副对联。门楣上贴了“跟共产党走”。脸盆大的“喜”字贴了五十多个。新娘子是微山湖的美人，初绽的荷花一样娇媚，谢花的藕一样鲜嫩。他俩如胶似漆，说不尽的柔情蜜意。

那年的十一月，党政干部南下。他被上级选中了，当时就提升一级。明天就要告别家乡，他激动得流了泪。月牙儿脉脉地

斜照着。湖面河面水气茫茫，漫天如霜。一群野鸭鸣叫着，如一块硕大的破碎的云，盖过湖面，胳膊下掀起黑色的浪。月牙儿许久才露出来，从妻子的眼里勾出一串串泪珠。任他怎样解释，怎样劝慰开导，她还是默默地流泪。“我对不起你，把你撇在家，可我要对得起国家。”“南下，少了你一个人不行吗？”“少我一个行，要是人人都恋家就不行了。”她长出一口气，那是从肺腑里千折百回冲出的。她把锋利的剪子对住心窝。“你还南下吗？”“不去了。”他夺过剪子折断扔了，把她揽在怀里。“我不能不南下。”“去吧，你去吧。”她冷笑着上了床，胳膊一打弯，钓只鱼似地轻轻把他钓上床：“睡吧，好好的，我明天为你送行！”

早晨，她做好了饭，温好了酒。他们上了船。“你走前，再看看微山湖吧！”小船悠游在苇田中的水沟子里。她倒了大碗大碗的酒，一次次敬他。他不能辜负她的诚意，一次次豪爽地泼进肚里。一会儿，奇异发生了。刚升起的太阳不知缘由地沉坠下去。他安祥地被夜托着，这夜是属于他一个人的，没有风云，没有星辰。仿佛他是一叶羽毛，在他的夜里徜徉。当他醒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，南下的同志们走了，她摇着小船在湖里隐匿了两天。他象头狮子，提一棵大葱似的提起她的头发，只要手腕一挺，就可以把她甩到半空。她泰然地闭了眼：“杀死我吧，我有罪。我跟你这样的好男人做了两个月的媳妇，你杀死我我也高兴……”他颓然顿足，对着苍凉的湖抱头号啣。

他降了两级，无颜在区里工作。自动辞职后，他继承了祖业。鸭锅点火了……

“烧鸭！烧鸭——”

九点多钟，饭香在运粮河两岸散发着。临河的几家私办旅馆里，客人们款款而出。他们大都是一手端着炖鱼，一手托着几个巴掌大的锅饼。河边石崖多，他们坐在那里边吃边看着河里的船只聊天。这是郭云猛最走运的时候。八九只鸭子卖出去了。他们很有趣看着他。“大爷，琵琶镇就吃两顿饭？”“两顿。”“都兴吃这锅饼？”“都兴。”“我们不再买烧鸭了，你忙去吧！”他慢慢地蹭着步，他的拣拣拱着他的脚踝。不用看，他就闻到了锅饼味，这很叫他发馋……他烧着火，妻子反正地拍打着面块，拍到巴掌大的时候，用手背顶着朝锅沿上一贴，结结实实地粘住了。锅饼上清晰地留下她纤巧的四个手指的凹印。当她打开锅的时候，一周八九个锅饼亮亮的，黄橙橙的；恰好在下面三分之一的地方，闪烁了细碎的白色油沫；背面，有了一层杏红色的焦酥烙粑。他能一气吃下一锅。妻子死后，他再也吃不上了。他象迷恋妻子一样，迷恋那锅饼上的四个手指凹印。想想那凹印，他就心醉……

他蹭回他的家。锅里的鸭汤还热，泡上两个硬馒头，囫圇地扒了两碗。拣拣也喝了鸭汤，嚼了几个鸭头。五分钟吃完了早饭，他又挎着篮子上路了。拣拣有了精神，不时地用鼻子拱他的脚踝，他感到一次次的莫可名状的惬意。他又想到他降级辞职的最初的日子，那时为什么没有养一只狗呢？

那时，孤独感不舍分秒地啃噬他的心。他几乎绝望了。运粮河气味变了，象硝烟、象辣椒一样呛嗓蜇眼。他和她不敢在河边喘息。他们缩在屋里，闭门塞窗，如在墓穴之中。两天后，他们蹑手蹑脚地开了窗，开了门。门口堆了一滩鲜粪，门上的红红的对联也被撕碎。他眼里要滴出血了，他蹦出来。“我——！”他对着运粮河大吼。他的喉咙突然被卡住了。“我

——我……”他噤住了，踉踉跄跄地撞回屋，呜呜地哭。她去为他擦泪。他象奔腾炽烈的岩浆意外地找到了喷射口，猛地钳住她的脖子。她象只可怜的鸡雏，脸色变得青紫了。他的心一抖，抱起她来，亲了又亲。

第一锅烧鸭煮好。以酒壮胆，他独自沿河叫卖了。他谁也不看，什么也不想。他故意把地踏得呜呜如暮鼓，他随着鼓声进入一个无荣辱困扰的缥缈的清静乐土。一片小小的落叶旋转下来，在他的眼皮上一划，他触电般地瘫软无力了。老槐树郁郁葱葱。他的心永远丧失了平衡。几个摔泥屋玩的孩子不约而同叫起来：

甜秫秸，甜着味，

没有媳妇难着味。

叫声似乎生了翅膀，围着他，追逐着他。他脑海的血一下沸腾了，他神推鬼搯地回到家。妻子不安地扶着他。“到俺娘家去吧，离开琵琶镇，”“不，我不离开”。“要不，你在家，我去卖烧鸭。”“不，我不叫你去。”“都是我造的罪……没法子，我死吧，死了就没你的事了。”“对，死吧，你死，我死，一死百了。”他的身边有个荷镰头，他在鞋底上磨了磨，大拇指试试刀刃。妻子哭了，在床上，在地上，在他怀里，秋雨霏霏。他专心地试着刀刃，刃很涩。她摸出绳子搭在梁上，她的头毫不犹豫地伸进那个死圈。脚下的凳子蹬翻了。一道寒光划去，绳子断了，荷镰头深嵌在梁上。“活！死不如活，我们得好好地活，熬到那一天，我还是郭云猛。”“我是个贱女人，你让我死吧。”“你不能死，你陪着我，熬吧，托生成个人，不容易！”

运粮河边又有了他高亢的叫卖。他有志气把脸皮锻炼得墙一样厚，任人嘲弄、鄙视，他要变得麻木无知，麻木无知有利于他的生活。时隔不久，他又在市场中间的香满天酒馆罹难了。他童年的伙伴周志山当了掌柜。他每天十几次从酒馆前走过，周志山凛凛地盯着他，从不说一句话。这次周志山反常地叫住他，要买他两只烧鸭。他这才看到酒馆里客人不少，围着八仙桌喝得杯盘狼藉。一张张轻蔑的脸扭向他。他低了头，找着零钞。酒客们嘁嘁喳喳。“我不信，女人的腰带是捆仙绳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，除非是臊仙，为了女人连命都不革了，南也不下了，党也不共产了。”“我看，干脆给他……”

“给您娘——”他陡然挺立起来，魁梧的身躯将门撑得咯咯作响。他的骂声未落，周志山一招手，客人们蜂拥而上。他被掀倒。他不作丝毫的防御抵抗。客人们如解了一次大便似的舒坦了……

区的干部把他送回了家，紧握着他的手。“郭云猛。年轻轻的伙计，挺起来，谁能不犯错？一辈子才开头，你还要做运粮河的呜呜响的汉子。”他的泪滴在他俩的手背上。“我问领导，还打仗吗？还会有南下吗？我真盼着。”

他的希望破灭了。战争再没发生，南下的任务再也没有来。他的足迹在运粮河来回叠印着。时日漫漫。老槐树身上贴了新标语：不到十五年一定要超过英国。琵琶镇是有决心的，几天之内，建起了九十多个炼铁炉。他认定这是一次好的机会。他献出了鸭锅，鸭枪，荷镰头……不论按人口还是按户数，他献出的铁都是第一。他的话多了一些。后来，一顶坏分子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戴上了，党籍随之飞了。运粮河消失了他的叫卖。东方的湖面上忽闪起一线曙光，他就要去苇沟子里倒

独笼。静伏了一夜工夫的独笼逮的小鱼小虾尽管不多，可还是够他换油盐的。当苇丛里悬起薄薄的金雾，水面上铺下无数金色眼睛的时候，他和妻子赶去市场了。他肩挑一副荆条筐，放一张锹一把竹扫帚。榆树身子截成的碗口粗的扁担不必用手扶，它并不打滚，并不倾斜。他的一侧紧随着妻子。与他相比，她实在是只娇小的猫。其实她的步子是矫捷的。他的改造场所就在临河的市场。清除散市后遗留下的垃圾。他跨开大步，探出上身，抓着扫帚的长柄，由墙向河横扫着。市场象专门为他设计的，街宽正好等于一扫帚的摆幅。他的妻子在后边把垃圾敛成一个个小堆。他的扫帚的唰唰声是均匀从容的，搔痒篦一样给运粮河以沉静。大约要到太阳正南，扫到北尽头。他挑了筐子，再由北向南把一堆堆的垃圾挑到他的家门口。因为他也是垃圾。挑上三个小时，太阳大偏西，他当天的改造就告结束。每天收工，他和妻子都要欣赏欣赏干干净净的市场。他说：“咱扫得真干净。”“就是干净。”“干净。”他苦笑了。

整个下午和上半夜，他的院子里不绝脆脆的毕剥声和温和的簌簌声。他坐在地上剥苇子，捏一根苇子就象一根头发。苇壳子埋了他的腿，他的臂。然后去犁开，去泡，去用石碾轧得皮条般的柔韧。她在一边编席，十个指头灵活得让人眼花缭乱。他俩两天才能打出一领席，换回的粮食勉强能维持生命。

粗涩的榆树扁担渐渐磨去了皮，上了蜡一样的光滑油亮。两端系筐的地方，勒下几道浅浅的沟。扫帚一把把地换着。那张铁锹头也只剩下一半长了。他和她的脸上不知何时刻满了皱纹。人们的嘲弄与鄙视也一天天地消融，代之的是平静与安宁。他和妻子无所觉察。他的心成了一块橡皮泥，柔软而坚韧。沿着这条河，老老实实在地扫街。“你是有出息的男人。”



到哪一天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也可能扫到死。”“我连累你了，我是坏女人，我想死，我死了没谁陪你，伺候你。”“我也想死，死真难。”“我觉得你屈，你怎么能成坏份子呢？”

“我不屈，不屈，我们熬吧。”他常常坐在河边，脚伸到河水里，痛苦地想着。运粮河经历了多少年代、多少灾难？至今还在顽强地流着，负载着脏污与嘈杂，明明知道一天天地淤浅。他多象这条古老的河。老河啊老河，渴望新生的老河……举国饥饿的年代到了。他和妻子一次次发现，他的抬筐里有人偷放了地瓜、馒头。妻子说。“你吃吧，女人耐饿。”“我吃了身体好。”“我是没用的女人，怎么报答人家呢？”“我吃了身体好。”“咱不能白吃，怎么报答人家呢？”“我吃了身体好。”“你怎么啦，说胡话。”“你没听说吗？蒋介石要窜犯大陆，狗胆包天；真窜犯也不怕，你说，我怕打仗吗？”“我知道你不怕。”“打起来我怕南下吗？”“你不怕，不怕……”妻子抽抽嗒嗒……

“烧鸭！烧鸭——”

他蹑蹑地蹭着步。脚踝被热乎乎的软东西一熨一熨。只要有谁欺负拣拣，它就舔他的脚踝。这条可怜的老狗！他刑满后，它就成了他家中的一员了。它也老了，却不失敏捷与机灵。那个盛夏，他正要把那罐黄酱倒进锅，它一掌扒下摔碎了。他抽它的脸，揪它的耳朵。他用锅铲刮起黄酱，酱仿佛开了锅，他这才看清一些大米粒样的活东西在蠕动。他歉疚地握了它的手，在它脸上拍着。他常常喝醉酒，烧得他浑身火烫，不管天气多冷，他敞了怀朝地铺上一躺，鼾声呼呼噜噜。他从没感冒过。拣拣习惯地衔了被子，费一番工夫给他盖好。它自

己又压在被子的一边。对于它，他有一种微妙的情愫，揉合了父子间的依偎，夫妻间的体谅，朋友间的信赖。有了这些，这条最丑的狗就成了他眼里最美的狗了，它的每个部位都长得那么恰到好处，整体搭配得无可伦比，他不能没有它。

前不久，他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。他为它搔痒，它倒在他的脚下，茸茸的花肚子对着他。他蓦然感到它的肚子涨了，圆鼓鼓的了。他疑惑地把它抱到灯下，切切实实地看到，拣拣怀孕了！它的豆粒般的两排乳头，变得莲子一样大小。他觉得灯光晃了晃，他就象雪一样地融化了。他慈爱地抚摩着那莲子般的两排，心里隐约地颤悸。它来到这个家十多年，今天才真正地意识到它是位母性。他的妻子从没有生过孩子，拣拣也从来没有过的。这个家又要添几个成员了，他为此而高兴。他更疼爱拣拣了。哪里料到，有人看着拣拣一天天变大的肚子，窃窃私笑。有的孩子恶作剧地指着他和拣拣，比划着最丑的动作。他有所领悟了，陷入烦恼的深渊。他两次把它装进口袋，就要扔下河的时候，它腹中的小生命咚咚地撞着他的手。他哀叹着，欲哭无泪……

他一蹭一蹭地走着。它一舔一舔地随着。突然，拣拣一声尖叫跳在他的腿间。他似乎用了很大的劲，半睁了眼，射出一线微弱的抑郁愤懑的光。拣拣的一条后脚被石块击中了，它拖着笨重的身子，一颠一栽地蹦着。他挎好篮子，张开胳膊，作出抱它的架式。它扒下他的手，蹦到前面去。又不知谁唤了一声，四五条公狗斜刺里冲出，把拣拣困在中间。公狗淫邪地嘤嘤乱叫。拣拣夹了尾巴，低俯了身子，机敏地躲闪周旋，并以更尖厉的叫声向他求救。他自信一抬脚就会踢翻一只。然而，他偏偏踢不出。拣拣气力不支了，脑门上的毛湿漉漉的。他提